

金融与制造业协同发展的“全息视角”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推动金融与制造业协同发展”专题调研行纪

本报记者 崔吕萍

9月14-17日、10月11-14日，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专题调研组围绕“推动金融与制造业协同发展”，先后对山西省太原、临汾、运城三市，安徽省芜湖、合肥两市及舒城县数十家制造业企业、金融机构进行实地走访，其间举行了多场维度不同的座谈会。

早上8点半出发，晚上8点半收工，调研组成员不畏舟车劳顿寻访一线，目标明确，即在新发展格局之下，寻到金融这一“经济活水”，与制造业这一强国之基之间更深层次的结合点，推动前者辅助后者在参与全球竞争和服务民生中占据主动。

人民政协报记者有幸随团记录调研组所见所感，在将这些内容“全息化”呈现给读者，我们选择了如下几个视角——

金融供给侧对需求侧不够了解吗？

中国不止有“宇宙银行”，还有世界排名第一的制造业。

工业和信息化部部长肖亚庆说，自2010年以来，我国制造业已连续11年位居世界第一。

光环之下，制造业对金融的需求更为多元化。

“你们说企业有效信贷需求不足，有什么证据吗？”调研路上，针对银行代表的发言，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证监会原主席肖钢提问。

他得到的回复是，不能只看到企业反映的融资贵又难，还得看到金融机构一直在努力培育需求端，但多次分行业抽样调研反馈上来，银行发现企业有效需求不足。

“金融机构采取了哪些措施？”肖钢补充提问。

“刚开始接触科技企业时，金融机构的确有各方面约束。后来为了突围，很多银行的高新支行转为科技支行。在陪伴科技企业度过发展瓶颈期的同时，这些科技支行也成长起来了。不过，目前多数金融机构仍以经营实力、盈利能力作为对企业的主要评价因素，这导致规模较小、处于起步阶段的先进制造业企业议价能力不强、融资渠道受限。”银行代表这样说。

那么，从目前看，谁来为科技型企业、新项目融资做前置背书？企业代表给出的答案是创新基金和天使投资、风险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专题调研组与地方同志座谈。本报记者 胡方玉 摄

为啥要用好多层次资本市场？

调研组发现，制造业企业众多融资需求中，相当一部分应由直接融资来帮忙。

首先是融资周期问题。

山西省的同志反映，在绿色转型发展 and 信贷政策调整的大背景下，制造业新旧动能转换尚未完成，金融服务转型相对滞后，传统领域新增中长期贷款量打了折扣。

在安徽，这一个问题同样被反映了上来，制造业企业从建设到投产见效一般需要1-3年，而商业银行提供的大多是不超过一年期的流动资金贷款，制造业中长期贷款占制造业贷款的比重仅为三成多。

其次是融资抵押物问题。

调研发现，为解决科技型小企业轻资产无抵押物的问题，一些地方成立了政府性担保公司，但也有声音提出，由于知识产权、专业设备变现渠道偏窄，相比专利证，还是房产证更好使。

为此，有委员建议，未来如果知识产权能够有专门的交易所进行交易，则科技型小微企业参与资本市场又近了一步。

再次是专业人员干专业事的问题。

“在提升银行服务科技企业的专业化能力方面，大家有哪些规划？”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提问。

据地方金融机构的同志反映，此前他们已经与相关领域的院士签约，在做

信用评估报告时会参考院士意见，也经常邀请专家来为信贷员上课，还计划培养若干专业团队拓展对科技型企业的服务。

也有企业代表反映，高端制造业发展过程中仍存在缺口缺角的情况，建议在提升金融服务专业性的同时，也要加大科技打假力度，防止“次生灾害”。

据此，委员们认为，只有充分发挥多层次资本市场作用，类似投资联动这类工具才能被有效用于科技型企业融资领域。

有为政府比有效市场更重要吗？

商业银行为解决制造业企业融资难又贵问题想了不少法子，有银行提出，看企业不能只看财务报表，要看水电表和纳税单，还要看产品、老板人品和抵押品。对此委员们提出，这种工作方法应加以鼓励，但也要更集约高效地获得信用信息，当前一些地方政府在牵头搭建企业信用信息平台，有些做得确实不错，让银行在获客前端省了很多成本。

全国政协委员、原中国保监会副主席周延礼提出，有为政府比有效市场更重要。金融机构对企业信息了解不多，贸然放贷风险不小。而如果彼此都有白名单则可以有效降低交易成本。当务之急是要把信用信息平台建设完善好，政府要发挥作用，更要及时总结好经验、好做法，力争将其固化为制度，形成制造业和金融机构良性合作机制。不过从现在看，有些信息还达不到及时有效沟通。

对此地方上的同志表示，地方综合

信用平台建设不仅要有平台思维，更应有互联网思维，不仅要建更要用，只有解放思想了、技术才能解放。

人民银行地方中心支行的同志提出，应强化信用体系建设，激发银行放贷的主动性。一方面要加快建立跨部门、跨机构、跨领域涉企信用数据高效整合、融合应用机制，破解银企信息不对称的难题；另一方面，银行也要加大金融科技的投入，及时准确把握企业情况、了解企业需求。

大家还聊了哪些话题？

调研路上，一位企业代表说，无论市场好与不好，他们都坚守做制造业，20年间，企业销售额从2亿元变为200亿元，他们并未因此“发飘”，没拿过一块地去做房地产。

当然，能坚守并不意味着能笑到最后。以至于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一重集团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刘明忠特别强调，新冠肺炎疫情蔓延的背景下，一定要加大支持制造业的力度。

一方面，要在政策上给予支持，特别是应对原材料价格大幅涨价，打通全产业链是当务之急，要防备产业链、供应链各个环节的风险。

另一方面，制造业本身也要加快转型升级。在体制机制上，一是在健全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上下功夫，进一步完善法人治理结构，充分发挥党委、董事会、监事会三家的作用。二是在机制上鼓励全员参与，同时要稳步推动三项制度（干部人事、劳动用工、收入分配）改革，真正建立能上能下、能进能出、能增能减的机制，打通管理、技术、技能人员的发展成长通道，让具有活力的员工进入管理层，充分调动各类员工创新创业的积极性，激励与约束并重，抓好职业教育。三是要成果共享，要建立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事业共同体。四是建议将不是法人单位的独立单元体，转变为法人单位去管理，要让其感受到市场压力，从而建立利润中心和成本中心，让每个人肩上有指标，不能把员工变成机器人，而是要把大家变为智能人。五是要解放思想，要变不可能为可能，变可能为现实，充分发挥各自的积极性，进一步与世界先进企业进行对标，以问题和目标为导向指导当前工作。

体现绿色发展特色，将进一步增强中国海外企业在全球的竞争力，而更要呵护这种竞争力，同样少不了金融体系的配合。

跳出创新“死亡谷”

结合去年人民银行等部委发布的《关于规范发展供应链金融 支持供应链产业链稳定循环和优化升级的意见》（以下简称《意见》），可加快链条上的企业账款兑现，顺畅产业链资金链循环。但我们观察，这一《意见》当前实施情况并不充分，有强势地位的企业具备较强议价能力，中小企业希望更加缩短账期，更好缓解资金周转压力。而在调研中我们发现，地方政府对于推动《意见》落地是有积极性的，因为企业资金周转顺畅了，有助于繁荣企业生态体系，可以带来更多就业和税收。我们也希望大家的合力推动下，中小企业在供应链资金链上能够得到更多实惠和更好发展。

对于创新型制造业，我们发现，多数创新型中小企业面对初创阶段的“死亡谷”，资金断流往往是压垮企业的“最后一根稻草”，加之我国现阶段间接融资比重较大，而多层次资本市场尚不成熟，填补“死亡谷”还需要一个过程。在这方面，建议企业抓住国内国际双循环发展新机遇，用好不断扩容的资本市场和鼓励类产业优惠融资政策的同时，善用国际资本市场和国外优良制造业技术及其资产，助力我国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真正优秀的企业具备市场生存能力

以终端市场需求为导向，具备了全价值链的研发能力与营销能力，贯通了整个产业价值链的制造业企业，才能被视为有真正的市场生存能力与长久的生命力的企业，才能在市场竞争中成为产业链价值的分配者与最大的利润获得者，才可能在国际竞争中有长期稳定的竞争力。这种企业与只在某一技术、某一能力上具备优势的企业是有本质不同的，一时或一方面有优势的企业只能在别人的产业布局中仰人鼻息，分得一杯羹，却难于抵御国际大环境与市场变化的风险。

中国已成为世界制造大国，除了鼓励企业大力发展高新技术，支持专精特新企业之外，也要鼓励、引导、支持有能力的企业通过自我发展、兼并整合、主动融入等多种方式，贯通产业价值链，联结、走向真正的市场，加入世界范围的产业竞争中，这对于国家竞争战略，对于企业长期发展都是很需要的。

围绕金融助力制造业 调研组内部座谈会上的声音！

本报记者 崔吕萍

10月13日晚7时30分，安徽合肥住地会议室，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推动金融与制造业协同发展”专题调研组内部座谈会进行时。围绕调研主题，委员们积极发言，两个多小时的讨论中，金句不断。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王宜林： 协同发展筑合力

这次调研我的一个体会是，协同发展是政府、制造业和金融业的共识，而要将真正共识变成实际行动，还需要继续探索，各方力量拧成一股绳。

同时，我认为创新是战略性新兴产业的主旋律，也是竞争力的根本。为此我有两点建议：一是有序推进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避免一哄而上；二是加强诚信体系建设，避免与政府与有效市场要形成合力。

全国政协委员肖钢： 利用好当前的历史性机遇

当前，金融支持制造业发展面临诸多问题，但在看到困难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制造业面临的机遇，现在是制造业上台阶、高端制造业取得技术突破的很好时机，外部环境、能源危机、绿色低碳发展也倒逼着产业转型，从日本和德国的发展历程看，能源危机和汇率升值对促使两国制造业转型升级都起到了倒逼作用。

从金融业来讲，落实“房住不炒”政策，房地产对金融资源的占用逐步减少，这些资金应转向支持高新技术制造业。这对制造业强国建设上台阶也是很好的机遇。我们应利用好当前的历史性机遇，使中国制造业再上层楼。

我有几条措施建议：一是建议金融机构探索建立先进制造业融资事业部，以利于培养专门的人才、改进风控与考核、增强支持先进制造业的能力，解决好总分行权限分配的问题；二是推广供应链金融，尤其是在产业集群比较鲜明的地方，建议推行金融链长制，依托产业链数据创新服务产品；三是配合行业整合兼并重组，发展并购贷款与并购债券，增加企业长期资本。

全国政协委员王志雄： 坚持需求导向和问题导向

根据制造业的行业特点，其对金融

需求的特殊性，包括以下三大类：一是提高容忍度的需求，新办、小微尤其是科创制造业，设备成本高，自身条件弱，特别需要呵护；二是降低门槛的需求。制造业受原料价格、产销周转、市场地位等因素影响盈利水平偏低，需要降低金融服务的门槛；三是长期性连续性的需求。制造业受上下游、应收账款等影响，有其周期性和连续性，需要有长期不断的金融服务。

在实践中，金融服务制造业中主要问题包括：一是银企双方信息不对称；二是金融支持、服务制造业政策措施的针对性有待提高；三是融资抵押资产的科学评估机制缺乏；四是资金供应的期限短、连续性不足；五是直接融资中的再融资功能不强；六是对基层金融机构的绩效考核需要改进。因此，需要根据制造业的金融需求，针对金融服务制造业中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完善政策措施，才能收到实效。此外，制造业具有一定的社会属性，在扩大就业、形成产业生态中的作用不可替代，增加公共资金配合、撬动市场金融服务实业十分必要。

全国政协委员周延礼： 关注长期资金来源

制造业企业转型升级一般需要3年时间，一年期的信贷产品无法满足这一需求。头部企业或者供应链核心企业并不担心长期贷款的来源，它们的融资需求往往有政府信用做背书，中小微企业融资难需要得到高度重视。

为此建议：一是创新信贷保险产品，合理安排期限；二是健全信用贷款的缓释工具，继续发挥财政贴息作用，形成对中小企业的长效支持机制；三是加快研究应收账款、拖欠贷款、银行信贷员尽职免责的落实办法；四是金融机构要尽快研究推进信贷审批权限下放。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世锦： 不是所有企业都能拿到贷款

制造业分化转型升级的过程恐怕还需要5-10年，因此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仍会存在。需要我们分析的是，是否所有认为自己需要贷款的企业，都应拿到资金？给中小企业贷款是不是利率越低就

越好？

对于全社会而言，利率必须要达到一个适当的水平。很多小企业刚出生，有的前途光明，有的前途未卜，属于淘汰率较高的群体，而市场经济本身又是个试错的过程，银行不愿意给它们贷款也能理解。但如果有一个企业本身很具生命力，应该得到金融支持的，最终没有拿到，那就是金融机构的问题了。

为此建议：一要增加上市企业数量；二要推广供应链金融，促进信用传递、再分配；三要促进金融机构专业能力建设。此外还应注意，绿色技术的创新和推广，同样需要专门的绿色金融工具保驾护航。

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刘利华： 规范资金流向

制造业发展至今有着很多新的特点，比如很多行业已经形成了自身的产业配套，不再像改革开放之初那样分散且非市场化。

现在我们形成了自己的配套产业，有自己的产业链、产业集群，也形成了头部企业，有了链长群主，这对强链补链很有好处。与此同时我们发现，制造业企业获得中长期贷款存在难点，特别是对于初创成长性企业，短贷长用问题依旧存在，这里既包括金融产品设计的问题，恐怕也有监管政策的原因。展望未来，秉承高质量发展理念，我认为绿色金融与制造业转型升级要结合起来，形成利益共同体。同时要规范资金流向，防止其冲击正常秩序。

全国政协委员何文波： 制造业与金融业要携手出海

战略性新兴产业非常重要，但也要继续支持已经具有相当优势的传统产业，以中国钢铁为例，在较强的技术自主性基础之上，已经具有了世界级的产业竞争力，这样的产业还需要金融业的全力支持。特别是当前，中国钢铁市场现在正朝着低碳方面加大投入，尤其需要与金融业密切合作。而我们现在正在制定的碳排放技术路线图，本身也是投资导向。

下一步，中国制造业将进一步拓展海外发展空间，其既有技术先进性，同时也

金融是国民经济的命脉，现代经济的发展离不开金融的支撑，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主体，是推动经济长期稳定增长的核心引擎。作为一个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一个完整、强大的制造业体系，是我们综合国力的基础和根本保障。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金融活，经济活；金融稳，经济稳。经济兴，金融兴；经济强，金融强。”这句话精辟地阐释了金融与实体经济的辩证关系，是我们认识和推动金融与实体经济协调发展的重要遵循。将更多金融资源配置到制造业发展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推进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制造大国向制造强国转变，是新时代我国经济高质量发展面临的重大问题。

“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要“提高金融服务实体经济能力，健全实体经济中长期资金供给制度安排，创新直达实体经济的金融产品和服务，增强多层次资本市场融资功能”。近年来，我国金融“脱实向虚”现象有所缓解，但与“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提出的目标要求相比，我们还要继续努力，不断改进金融服务，满足制造业的融资需求。

经济委员会对于发挥金融对实体经济的支持作用一直非常重视，连续多年对此问题进行跟踪调研并报送相关成果。比如，2019年4月开展了“优化金融生态，畅通制造业融资渠道”专题调研，同年10月至11月开展了“加强和改进民营企业金融服务”专题调研。调研后上报的成果都得到了中央和国务院领导的重视，为相关问题的解决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这一次，我们将在之前调研的基础上，结合新情况新变化，特别是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态化背景下出现的新问题新趋势，进一步深化前期调研成果，深入了解当前金融服务制造业的现状，研究如何加强对制造业发展及其技术创新、转型升级的金融支持，改进制造业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的金融服务。同时，全国政协重点提案“优化再融资政策，助力科技企业”将结合这次调研进行督办，相关提案人刘伟委员也应受邀参加调研活动。

山西是我国资源大省、煤炭大省，

不断改进金融服务 满足制造业融资需求

全国政协常委、经济委员会主任 高福林

曾点亮过全国一半的灯。近年来，山西坚定走上资源型经济转型发展之路，战略性新兴产业加快发展，国资国企改革全面推进。我们高兴地看到，面对新冠肺炎疫情“黑天鹅”的空前冲击，山西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依然取得明显成效，经济增长趋向向好，经济结构明显优化，高质量转型发展呈现强劲态势。我们也衷心希望，山西更好地发挥金融业引导资金、配置资源的作用，推动传统制造业转型升级，促进新兴制造业蓬勃发展，进而带动全省经济在平稳健康发展轨道上行稳致远。

安徽省承东启西、沿江近海，是长三角一体化发展区域的重要组成部分。近年来，安徽省地区生产总值增速稳居全国前列，经济总量接近4万亿元。随着一批在全国乃至世界都有影响力的大企业、大项目成功落地，省内传统产业加快升级，战略性新兴产业方兴未艾，省会合肥还被称为“最牛创投机构”，发展势头令人瞩目。

专题组希望通过这样的走访座谈，系统了解金融和制造业在上述两省是否能够共生共荣，有哪些可以借鉴推广的经验，还有哪些需要研究解决的问题。

优化再融资政策，助力科技企业壮大发展

全国政协委员、佳都科技集团董事长 刘伟

作为提高直接融资比重的重要抓手之一，再融资对上市公司高质量发展颇为重要。自2012年以来，再融资市场化约束机制不断完善，资金逐步回归价值投资本源，随着信息披露为核心的注册制理念落地，进一步精简优化再融资发行条件，发挥再融资市场化发行定价机制等举措已箭在弦上。

资本是企业创新的杠杆，作为资本市场重要工具的再融资，带着鲜明的产业和时代特点。目前再融资发行采用一次审核、一次发行的方式，若企业资金需求在市场低估阶段，会导致发行股本对原股东的权益稀释较多；同时，如果发行量较大，新发股份集中解除限售带来的密集减持容易加剧上市公司的股票波动，不利于资本市场稳定。此外，对于创新型科技企业，研发阶段投入资金需求量大，而再融资对募集资金的使用受限较多，与科技企业不断创新的商业模式不匹配，不利于科技企业利用直接融资壮大发展。

为此，提出两条建议。

第一，发行方式上可考虑与国际接轨试点“储架发行”制度。

即一次审核，在批文期限内企业

可适时分次募集。目前我国公司债券发行即采用该制度。在再融资上采用“储架发行”制度，一是有利于减轻交易所的审核监管压力，提高审批效率；二是企业可在期限内灵活选择发行窗口期，根据市场形势和企业资金需要合理安排各阶段证券发行规模，“用多少发多少”，避免一段时期内过度融资，同时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此外，分批发行可减轻限售股解禁后集中减持对股价形成波动压力。

第二，针对创新型科技企业经营特点，提高募集资金用途的包容性。

对于科技类企业的资金需求，可考虑优化再融资募集资金的用途，包括提高资本性支出的包容性，允许一定比例的募集资金可用于费用化研发支出等，通过加大对科技类企业长期资金的支持，加速技术的突破和产业落地。此外，随着我国混合所有制改革深入、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的规范化，在“新基建”的不少信息基础设施建设项目上，越来越多地采用PPP模式进行建设。因此，可考虑提高募集资金用于各类新基建PPP项目的包容性，对鼓励科技企业参与新基建建设，缓解企业中长期资金需求具有重要意义。

8天走过两省六市，这些问题如影随形

本报记者 崔吕萍

从“专精特新”看中国制造业发展，金融支持是躲不开的话题。这个秋天，调研组用了8天时间走了两省六市，一个总体感觉是金融机构在认定和满足制造业企业有效贷款需求方面，仍存短板。更多平台需要参与进来，也需要更科学的信用量化手段。

第一个思考是，我们应准确界定制造业企业贷款需求是否有效。融资需求贯穿企业成长、壮大、转型全周期，但不是说但凡企业伸手借贷，其需求就都合理。有效需求最基础的定义，或应为企业是否具备还款能力。而评判企业是否具备还款能力，也有外力导致的特殊情况：比如在调研中，仍然有企业提出大企业拖欠账款，账期过长，导致其资金流动性弱，还款不及时；再比如受能源原材料价格上涨因素影响，相当一部分下游企业不仅利润受到挤压，甚至赔本经营，从经营能力、实现“双碳”目标的意愿上看，企业都处于正常运转的趋势中，单纯因为原材料价格上涨导致其经营困难，我们依然可以认定其资金周转是有效需求。

第二个思考，应有效引导贷款供需双方在核心问题上统一思想。过去，我们往往把注意力集中在信贷供给端这一方，突出金融机构在创新信贷产

品方面的主动性，比如绿色贷、科技贷等。现在，是时候审视一下，这些金融服务是否真正满足了需求侧。比如一些银行反映，规模较小、处于起步阶段的先进制造业，盈利能力不足、财务制度不健全，企业技术、市场优势都面临很大不确定性，与银行审慎经营不匹配，同时银行又缺乏相应人才和先进的评估方式，从而增加了信贷风险；有些企业反映，在等待银行批贷过程中，由于实际融资迫切需要资金，企业往往会自筹资金先行垫付，待银行审批完成、贷款到位后，借款人会用这笔贷款去还贷，但这种所谓的变通，对银行来说又是明显的违法放贷行为。这两个案例，都暴露出了供给侧对需求侧的不适配，要扭转这些不适应，我们需要重新考虑如何去满足制造业的有效需求。

我们欣喜地看到，一些地方政府为了让金融机构与制造业企业彼此看得更清楚，已经开始运用自身在协调信息对接方面的优势，把自己摆进来，为双方提供“背书”，这是一种值得鼓励的尝试。也有很多委员提到制造业企业不应与多层次资本市场离得那么远，因为与上市将有效降低企业融资成本，这些务实之举、肺腑之言，对资本与资产而言，都是正能量。